歡迎直接定閱 三月只收報費一元 請電九六零八一即可每早準時送到

日陸軍人員更動

梅津磯谷任要職 本莊繁消極解職

西尾壽造任參謀次長 台灣總督由軍人担任

【東京廿三日電】日皇侍從武官長本莊繁大將爲「九一八」時佔領瀋陽的關東軍司令，自二二六事變後表示消極，經陸相寺內壽一愼重考慮結果，奏薦現任第七師團長宇佐美屋中將升充，於廿三日下午二時半在宮中舉行「親補式」。日本陸軍軍官更動，廿三日由陸軍省正式發表其與我國有關係的，有前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中將（現任第二師團長），調任陸軍次官；關東軍參謀長西尾壽造中將，調任參謀本部參謀次長；駐華大使館武官磯谷廉介少將，調任陸軍省軍務局長兼軍事參議院幹事長；關東軍副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少將，調任參謀長；駐華使館武官，由前參謀本部中國課長喜多誠一少將調任。

此外第十六師團附河村恭輔中將，升任第一師團長；參謀本部第二部長岡村寧次中將，任第二師團長；砲兵監伊藤政喜中將，任第三師團長；陸軍野戰砲兵學校長山室宗武中將，任砲兵監；參謀次長杉山元中將，第三師團長岩越恒一中將，任參謀本部附；軍務局長今井清中將，任兵器本廠附；參謀本部附香月淸司中將，任近衛師團長；參謀本部附三毛一夫中將，任第七師團長；習志野學校長中島今朝吾中將升任憲兵司令官；步兵第四十旅團長今村均，調任關東軍參謀副長；近衛師團司令部附渡久雄，任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第四師團司令部附奉淮尙升，任近衛步兵第二旅團長。

近衛師團長橋本虎之助，第一師團長堀丈夫，憲兵司令官岩佐祿郎，近衛步兵第二旅團長大島陸太郎，步兵第一旅團長佐藤正三郎，步兵第二旅團長工藤義雄，野戰重砲兵第三旅團長石田保道等，均卸職。

日台灣總督中川健藏，廿三日由基隆來東京，廿七日可到。辭將卸職，繼任者從陸軍中選拔，並兼任台灣軍司令官；以實現政治軍事的一元化，在南洋及華南求發展。

洛加諾簽約國

擬對四國協定再發補充宣言

德覆文尙未到倫敦 國聯政會展期一日

【倫敦廿三日電】國聯政院原定今日下午開會。因德覆文未到，展期至廿四日午後四時開會。聞洛加諾簽約國尙擬提出關於四國協定建議部分的補充宣言。英駐德大使正在懇請德外長接受四國協定。

【巴黎廿三日電】里昂急進社會黨委員會在此開會，市長赫里歐發表演說，謂德國藉口法蘇協定與洛加諾公約抵觸，而將洛加諾公約片面廢止，實不値一駁。巴黎迴聲報本日謂德國對四國協定覆文，必遲遲不提出，以待英國輿論發生反響。德國認爲英國輿論發生反變後，可不利於法國。

凡爾賽和約！！！羅卡諾前碑碣！！！

【德國勅萊斯廣城二十二日電】希特勒本日偕德出席國聯代表里本特洛浦自柏林飛此，在「耶恩台爾脫」大廈發表第六次選舉演說。謂德民族現需要完全自主權，有人橫加威脅，我們決不退讓。凡爾賽條約思想已不足爲新秩序基石，而爲葬前的碑碣，徒供憑弔而已。末謂他的表示，非要樹立歐洲廿五年的和平，在歐洲除德國外其他各國的國民，大約也不願意他們的政治家討價還價，而只需要和平等語。

意本部軍隊

派三十萬人侵阿

土著軍隊尙不在內

【羅馬廿二日電】意衆議院軍事委會提出陸軍預算報告，中間涉及意阿戰爭組織，稱：意國本部軍隊派往東非洲的計步兵七師，山地軍隊一師，黑衫黨軍六師，以補充本部軍力。國內另編步兵七師及其他工事的數卅萬名。工人在東非築路及其他工事的，在二月一日止有六萬人。在戰地服務的救護隊，共有一百卅隊。在上列數字中並不包括土著軍隊及土著工人。軍需處發往前敵的食糧飲料等數不勝計。製軍裝的黃色帆布用去一千五百八十三萬七千公尺，他種布疋用去一千九百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七十四公尺。工程隊所布置的電話綫長達一千八百九十二公里，共用電話機五千五百〇一具；又無綫電台造成一千〇八十一座，化驗室七百九十九處。前綫所用有刺鐵絲，重量一萬二千四百九十七噸。運輸方面，伊利特利亞與索謀里蘭馬騾八萬七千頭，卡車一萬一千輛。意國商船裝載士兵及軍用品運往東非的計四百次，運送軍器的次數，還不在內。又廿二日續有意兵四千名運往東非。

日陸軍預算

追加近三萬萬 增稅恐不能免

【東京廿三日電】日陸軍省整理本年預算，要求追加二億七千餘萬元內包括僞國事業費一億八千三百萬元，軍備改善費二千四百元，資財整備費五千五百萬元，一般新規事業費七百五十八萬元。傳大藏省正研究增稅三萬萬元，包括所得稅事業稅等。因此大阪證券交易所中各地方短期債券價格大跌；後來又認爲加稅一時難成事實，價又稍回高。

日海軍省爲督促政府具體政策的樹立及實行，特設臨時國策調查會，擬提出廣義的意見書。廿三日下午二時開首次會，分三組研究。

意奧匈協定昨簽字

如遇重要事項 彼此協商解決

【羅馬廿三日電】意奧匈三國總理在羅馬會議，廿二日會後發表公報，稱已得結論，廿三日簽定協定。簽字後再發表正式公報，說明談話情形，聞奧匈意見頗不一致，即匈國贊成與德接近，奧國堅持與小協約各國繼續談判。協定內容尙未宣佈，大致爲：三國如遇重要事件，在若干年內，應彼此協商應付；但並非軍事同盟，也沒有包含經濟讓步。

拉特維亞京城警察

破「啤酒夜會」

德國青年所組秘密機關 攻擊政府被捕十數人

【拉特維亞國京城里加城廿二日電】「里資報」載稱：「此間警察近破獲德國秘密機關一所，會員大都爲青年，時時舉行非法會議，且與外國密切聯絡；活動目的，係謀不利於拉特維亞國。該機關取名「啤酒夜會」，以避耳目。開會時首領正擬宣讀報告書，內容對拉特維亞政府大肆攻擊，適爲警察偵知，出其不意闖入，該首領及其他會員十數人均被逮捕。據首領供稱，此項報告書是被逮的前夜從外國寄來的。警察正在繼續偵查中。」

國際零訊

▽廿二日爲德國空軍節，下午在柏林近郊飛機場舉行盛大儀式，參觀的有二十萬人。軍用機四十餘架作天空模擬戰鬥。

▽暹羅政府昨日宣布廢止海關從價稅制，今後貨物進口稅大部將照貨物特定稅率徵收。歐美商人，因從價稅利於日貨，對改變稅制表示欣喜。

▽西班牙左右派衝突仍甚烈，自由民主黨要人瑪爾底奈，前晚在奧維陀城爲暴徒擊中三鎗，傷勢甚重；波拉地方有政治關係的鬥毆，死十七歲青年一人。

▽希臘保王黨廿二日午示威，反對維尼瑞洛斯國葬，被警察解散。

▽日故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定廿七日安葬。現任總監西義一，病勢轉佳。

金融行市

標金 四月期

開盤	一一四九·〇
最高	一一四九·一
最低	一一四八·五
收盤	一一四八·七
較上日	漲〇·二
標準價	一一四五·九
飾金兌出	一一九·〇
飾金收進	一一三·〇

外匯 中央掛牌

英匯	一先令二辨士五
美匯	三〇元
法匯	四五二法郎
德匯	七四馬克
日匯	一〇三元
港匯	九一港元七五
純金	七鎊十一辨士
平衡稅	百分之四

證券 收市價

統一戊種四月	六二·二〇	漲〇·二〇
統一丁種四月	六二·九〇	漲〇·一〇
統一丙種四月	六二·三五	漲〇·〇五
統一乙種三月	六三·六五	漲〇·二五
統一乙種四月	六三·八〇	漲〇·一〇
統一甲種三月	六五·六五	漲〇·二〇
統一甲種四月	六六·〇〇	漲〇·一〇
九六公債三月	一〇·四五	平
九六公債四月	一〇·五五	平

金融長期三月 五一，八〇 平

棉紗 棉花

月期	棉紗	棉花
三月	二〇五·三	四三·七〇
四月	二〇六·一	四四·二五
五月	二〇七·二	四四·三〇
六月	二〇八·〇	四四·五〇
七月	二〇八·七	四四·六五
八月	二〇九·六	四四·七〇
較上日	跌八角至元半	跌二角至四角

航運船期

進口 三月二十四日

坎拿大	日本來	昌興
公平	廣州來	招商
新豐	天津來	招商
海口	港汕來	太古
和生	港汕來	怡和
恒生	港福來	怡和

出口

▣寧波班			
新江天	二十四日		招商
寧興	廿四日		三北
▣長江班			
新寧紹	二十五日		寧紹
新北京	二十五日		太古
長興	廿四日	漢口	三北
湘潭	廿四日	漢口	太古
瑞和	廿四日	宜昌	怡和
公和	廿五日	漢口	怡和
江大	廿五日	漢口	招商
寧紹	廿五日	漢口	寧紹
江華	廿六日	漢口	招商
湘和	廿六日	宜昌	怡和
蕪湖	廿六日	漢口	太古
明興	廿七日	漢口	三北
宜豐	廿七日	沙宜	太古
▣溫州班			
海晏	廿四日	溫州	招商
瑞平	廿七	瑞平沙	遇興
新瑞平	二日	瑞沙	遇興
▣閩粵各埠			
靖安	廿四日	福州	三北
南昌	廿四日	汕港粵	太古
海元	廿五日	港粵	招商
太原	廿四日	汕港粵	太古
和生	廿六日	汕港粵	怡和
慶元	廿六日	海防	太古
海利	廿七日	汕港粵	招商
▣通揚崇沙班			
大豫	廿四日	通揚	大達
廣祥	廿四日	啓東	遇啓
大慶	廿五	通揚州	大達
寶華	廿五日	崇東	遇啓
▣北洋班			
蘇州	廿四日	烟津	太古
阜生	廿四日	烟津	怡和
恒生	廿四日	烟津	怡和
海祥	廿四日	威津	怡和
新豐	廿五日	烟津	怡和
日陞	廿五日	靑島	怡和
海口	廿六日	靑烟津	太古
▣菲島班			
坎拿大	廿五日	小呂宋	昌興
芝巴德	廿五日	爪哇	渣華
令肯	廿八日	呂宋	大來
▣太平洋班			
柯立芝	廿六日	洛杉磯	大來
坎拿大	五日	洛杉磯	昌興
傑克遜	卅一日	洛杉磯	美郵
▣歐洲班			
維多利亞	廿六日		意郵
安達利	七日		法郵
散勒	七日	印度	大英
海士	七日	世界班	大來

言林 1936

擠 少彭

從前有人談過「推」、「衝」，去年——也許是今年度記的不眞確，或是今年的開頭吧。——上海還發生過一次「拋」的命案，因爲拋的是英捕，被拋的是中國的巧民，故宣判之日，終于「大家鼓掌而散」。到得今年，情形一變，於是乎就有擠。「三一八」紀念日也許眞是得力於事先的戒備吧，全不見有擠之類的消息，就是那樣的平安過去了。

其後一天，南京路上兩綢緞店，舉行「賤賣」，不料反而因此擠起來了。不景氣的市場，似乎只有「大拍賣」，「大犧牲」，比較還可以號召顧客，上海的市民，也許眞是慣於愛貪小便宜的，喇叭一響，市招一掛，生意總要與昔不同。一般中下階級，有些不時吃飯都要大成問題，那裏還有閒錢來製衣縫裳，現在竟有這種「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紡綢每尺一分；眞絲綢緞，國幣一分，可買二尺，這樣的「賤賣」，簡直便等於完全「奉送」；於是廣告一登，聞者疾至。報載「人山人海」，當然不是虛話，「擠碎門窗，發生紛擾」，也是勢所難免的，所以，這時候的擠，更是可想而知的。

擠與「推」不同，必須在稠人廣衆之中，據說「衝」，也只是「高等人」一時對付下層「亂民」的手段。至於擠，可說是有一種有機的相互關係，有些是自動的，有的全是出於被動。當人多似海，壓得無法動彈的時候，勢必就要「推」動前面的人潮，想自己乘機鑽進去。這次南京路上的擠風，大半原因，一定又是受了「買定爲限」的影響，後來者惟恐他人捷手先得，一見勢頭不對，自然少不了就要拚命直向前「衝」，張開兩手往左右「推」，一步一步逼緊一步，後來者居然居上，本來先站在前的，一移動，又是「推」與「衝」，也即是擠。所謂擠的寫劇，大抵便是這樣開演的。所以嚴格的說來，「推」與「衝」（徒手的），倒又成了擠時必不可少的兩種武器了。

中國人的劣根性，大都是趨利惟恐不先。上車，買票，寄信，買便宜貨，更如何少得了擠。住在上海，想不要遇到擠，眞是不可能的。

然而，這世界也眞好像是個表演人擠人的大舞台，這還是最普通的一般現象，我們再放眼細看，展開在我們面前的某些更血腥更劇烈的擠的事實吧！（三月廿日）

讖緯瑣記 澤家

【十七】抽烟之習是病，烟即是藥。相提並論，總須以藥治之；病自屬不好，藥卻是好的；故抽烟雖爲惡習，烟卻是妙品。賣淫與抽烟有同樣性質，禁娼與禁烟亦有同樣意義；女子賣淫亦爲病，所不同者，抽烟是生理病，賣淫是社會病。然則政府下個命令禁止社會病，試問通乎？故賣淫雖不好，禁娼亦屬于理不合。

【十八】藝術與倫理 藝術大都不能合乎倫理，倫理爲用以維護社會秩序者。在大體上講，從事藝術之輩大多環境惡劣，生活潦倒，社會秩序安寧與否，與彼輩無與，而現狀改變倒也許能轉變他們之生活；社會現狀不能滿足他們人生之慾望，故圖理想社會之實現，藝術作品爲此類理想家之表現。因此從事藝術者大都爲理想家與激進派。而保守派爲有資產地位者，改變現狀，事關此輩的資產地位，並非好玩，故誓死主張維護世道人心。

談幽默 唐公衣

「論語」換了編輯了，看眼前的情形，似乎很難再幽默下去。在這個時候來談幽默，未免有點打落水狗的嫌疑。

但其實我也並不想打，只是隨便談談。倘使拿幽默和道學相對立，我是贊成幽默的。譬如有個怕老婆的，在別人前面道貌儼然，大誇自己的女人服侍他如何如何，而至于到了要鳥出來，這已經是下乘，是道學的看法也正有道學的。怕老婆的幽默，卻很有益的，然而對於大家來，雖然未免有點幸災樂禍，這在那個怕老婆的他的命令能够到來。我極希望何如何敎訓她之類，而自己又如何殷勤，偏使連這一點的也還是擺慮造的，那就實在無法稱之謂幽默了。

而「論語」的失敗，其實也正在這一點，從「論語」系出來的人物，能夠談談袁中郎，寫寫語錄體的，我們是見到了，但能够以幽默來自顯的卻一個也沒有。我實在爲主編者的心力可惜，恐怕還是因爲我們不是最大的緣故。

陶潛和杜甫有他們的幽默，說相聲的焦德海和他的同行也有他們的幽默。現在一般小品文的幽默究竟近乎那一個極端呢？強調的小品文和低級的幽默的併合，你想世間有比這更壞的東西麼？

生說：「說高一點，正確眼前的見解，而對于幽默必須和『高度的嚴肅』攜手並行，這是朱光潛先生以爲幽默的希望，如果還有復興的話，也是一個好的箴言。（三月十九日）

中國還不怒吼麼？ 孫濺

吃過了晚飯，翻開報紙，正瞪着滿鐵夜車中，姊妹花受凌辱的新聞在生氣，忽然「格—呀」一聲，門開了，閃進來住在後樓的那個××紗廠棉花間的小工，照例地寒暄兩句之後，他低了聲音問我：

「我們廠裏打死了一個女工，你知道麼？」

「哦？爲了什麼？」我吃驚的問：

「這事除了我以外，很少人知道。」他一面坐到我對面的椅子上去，一面說：「事情是這樣的：上次在我們廠裏罷工的時候，粗紗間有一個女工，就是被打死的，她是在中學讀過書的，所以她非常起勁，時常在上工下工的時候，向一般工人演說，要大家起來反對××人，因此××人刻骨地恨她。昨天晚上放工的時候，就有幾個××把她拖到棉花間裏，用棉花塞着嘴，給一頓毒打，打死了！今天早上我去上工的時候，屍首還在棉花間裏，我便馬上報告拿摩溫，後來纔來了兩個××人，把屍首用裝棉花的麻袋裝出去，聽說是要丟到黃浦江裏去啊！」

憤怒的火燃燒着，他的兩個眼睛就像烟囱一樣射出兩道通紅的火焰，這火焰很快的便延燒到我的身上來，我們暫時的沉默着，沉默，沉默，我們以沉默來表示我們的憤慨！他忽然拍了一下桌子罵道：「媽的！我們現在還沒有做亡國奴哩，我們的人就一個一個地給活活打死，假使亡了國又不知怎樣呢！」

我苦笑了一下，默默地指着廿二日立報上所載滿鐵夜車中兩姊妹被姦的消息給他看，他在看過之後就又恨恨地罵道：「中國人到處受欺侮，可是，中國爲什麼不怒吼呢？」

我們彼此互相注視了許久，這注視代替了我們無盡的言語！最後，每人都噓了一口氣，接着發出相同的呼聲：

「中國還不怒吼麼？還等待到什麼時候？怒吼吧！中國！怒吼吧！中國！」

工部局外董選舉開幕

本埠外僑

納稅人投票踴躍

昨投票者達千九百人 虹口區日人佔大多數

今日下午三時截止

昨日爲公共租界工部局外董選舉之第一日，選舉人均係本市外僑納稅人，此次投票情形空前踴躍，因日僑本年度要求增加董事一席，故英美僑民一致聯合對抗，造成白熱化的競選形勢。據工部局情報處消息：第一日投票，自昨晨十時開始之後，工部局商團敎練室以及虹口捕房兩處即現活躍之象，至下午三時所投選舉票幾達一千九百張，而虹口捕房一處所得者，約有七百票。其中日僑所投者，竟達六百票之多，查此數實爲外董選舉空前之現象，蓋去歲二日投票之總數，僅一千五百八十七票，而第一日所得票數，僅七百五十四票。再如一九三四年，第一日所得票數，爲一千〇四十票，二日所得總數，爲一千七百八十七票，一九三三年二日投票總數，爲一千六百五十四票，一九三二年則爲一千五百十票，今以一日所得之數，即已超過前此二日所得之總數，亦可見本年外僑納稅人投票之踴躍矣。再則本年公共租界納稅外人有投票資格者，共三千四百十七人，可投選舉票三千五百八十七張，其中英人佔一千二百八十八票，日人佔八百六十五票，美人四百〇五票，俄人二百六十九票，德人二百二十八票，法人八十四票，葡人七十三票，意人五十六票，共餘不計。今日爲外董選舉之第二日，仍自上午十時開始，至下午三時爲止，結果如何，當晚可揭曉。

昨日上午十時起，福州路工部局萬國商團敎練室就開門準備選舉人的光臨。因爲恐怕擁擠的緣故，東南兩門都可以進出，在東首進口處，標着很顯明Polling Booth幾個大字。

十點鐘以後，選舉人就繼續不絕的進來投票。投票場設置在商團敎練室的南部，靠東邊臨時佈置了一寫選票的櫃檯，一條很長的木櫃檯，一格格的分開成十幾格，使投票的人，大家都可以守着秘密，票櫃外面包着銅皮，放置在出口處的附近。捕房於選舉期中，對投票場一帶的交通秩序，特別注意，車輛祇許停留在江西路的西面，或福州路的北面，以免擁擠。

又一投票場設在閔行路虹口巡捕房，虹口方面的日僑，都到那邊去投票，這次爲他們要求增加董事一席的緣故，所以投票的格外踴躍，男男女女誰也不肯放棄他們的選舉權。

納稅華人會市民組投票，定三月廿七日舉行，地點在香港路銀行公會，開票期爲三月廿八日，地點在天后宮橋上海市商會，至於商業組及同鄉組投票開票日期，約在四月初，并定四月中（較納稅西人年會早一二日）舉行廿九年度納稅華人代表大會，報告會務，選舉工部局華董五人，華委六人，地產委員一人。

浙省今春開繭禁

全省共劃分爲八區 非絲廠商不得收繭

浙江省政府蠶絲統制委員會於二十一日在杭州開會成立，由會養市主席，當場議決開放繭禁，浙江全省分爲八區，每區設立區辦事處，第一步由區辦事處審明各區繭行，交統委會審查，第二步凡絲廠商欲收繭者，應先呈請核准，並嚴格規定，非絲廠商不得呈請收繭，絕對取締。如有假冒絲廠名義經查出者，當予嚴辦，同時規定繭行包烘以每担三元四角爲標準，惟至少不得低於每担二元四角。

，凡絲廠商欲赴浙江省各區收繭者，應先向浙江省政府蠶絲統制委員會登記，經核准後，方准自由收買。

聞浙蠶絲統制委會初擬向滬杭銀錢業借款三千萬元，收買今年浙省春繭，旋改爲借款一千萬元，今因滬杭各銀行錢莊，以華絲外銷起色後、絲價飛漲，預料今春收繭，勢必踴躍，故對借款一節，表示須視登記申請收繭之絲廠情形再議，故暫時已中止進行。華絲外銷起色後，浙江上海無錫等處絲廠，相率開工，以上海市而言，約三十餘廠，旋因原料缺乏，相繼停工，今單宮絲廠僅南市實泰一家，仍在開工繅絲中，此外尙有虹口福倫雙宮絲廠一家，聞浙江上海無錫三處存繭，僅千餘担，預料不久將全部停工，須俟春繭上市後，再行開工。

碰傷行人

三路公共汽車 司機等逃逸

有服務于極司斐爾路榮慶里祥康烟紙店之高配祥，於昨日上午，乘脚踏車出外購買什物，歸途行經極司斐爾路一一六弄時，有一五一八六號三路公共汽車，自東至西，迎面而來，該弄內有日人駕租界自備汽車租界照會一〇八八號，自弄內駛出，公共汽車之開車（四〇號），乃向北讓過，恰碰倒高配祥所騎之自行車，高即由車上翻下，碰傷後腦殼，當經車送海格路紅十字醫院醫治，幸傷勢尙無危險，乃帶至曹家渡分局審訊，開車及賣票，見已釀禍，即棄車而逃，後由該公司派員前往料理善後。

馬超俊說：「有女尙在稚齡」

在滬結婚說係誤傳 原來是馬濟的姪女

▽▽▽新聞記者筆下一個笑話△△△

【本報特訊】昨日本埠各報（本報除外）載：汪精衛姪公子汪彥慈在世界社與馬慧蘭結婚新聞及儷影，謂馬係現任南京市長馬超俊之女公子。實則馬係前桂系軍人馬濟的姪女。馬超俊氏在京讀得此項新聞後，特向中央社記者發表否認談話，說：「我的女兒年齡還很小，現在還在學校裏讀書，一定是誤傳的。」（A）

要求賠償即將解決

生生公司大批日曆被燬 聘會計師核算損失數 向工部局交涉有眉目

【本報特訊】去年十一月十四日本市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突然派了大批警探，到勞合路德裕里十五號生生美術公司，把該公司已印就的十一萬四千隻陽曆日曆，用警備車裝到茂海路工程處焚燬。【此事已見二月四日本報】

到今年一月六日，巡捕房特地派人請生生美術公司經理孫雪泥到巡捕房去，當時巡捕房態度非常客氣，並且當面對孫氏道歉，說這一次以爲搜獲的日曆都是陰曆，事後竟發覺都是陽曆日曆；當時政治部主任某西人，並且願意以私人資格，賠償孫氏所受的損失，但孫氏以此次損失太大，乃正式向工部局提出交涉，并且聘請皇家會計師公會會員湯姆士，核算此次所有損失，向工部局提出賠償要求，最近湯姆士與工部局已經有過幾次交涉，大約在這一星期以內，可以完全解決，由巡捕房賠償生生美術公司損失若干元。

至於政治部主任某西人，因爲這次案件，已被巡捕房解除職務。（B）

點心

公共租界的教育費 了了

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最近開會，對公共租界的教育經費，有了一個新的決定，即確認今後公共租界的經費，連同一切補助金在內，不得超過公共租界總捐及地價稅的百分之二的數目。

所以有這個決定的原因，是因爲本年公共租界日僑所辦學校請增撥補助金一萬一千元後，華人私立學校也請增撥補助金，本年公共租界中新增的華人學校個有卅七，公共租界學務委員會，對其請求補助金的陳請書已經認爲滿意，所以該委員會對請增撥之費，認爲應當照撥，可是公共租界的財務處以爲不能照撥，雙方爭議的結果是比原請求的增加三萬九千餘元減了一半，只撥了一萬九千元，並且通過了上述決定。

今後如果公共租界再添設學校，要請求補助金，該怎麼辦呢？回答是減少現在已領有補助金的學校的補助金，攤給新成立的學校。

這個辦法決定後，我們可以說，很顯明的上海公共租界的教育，今後希望有進展怕是很難了。因爲這種攤派固定的補助金方法，是學校越多各校得到的補助越少。大家都知道經費對學校的關係是多們重大，所以結果必然是學校越辦越壞。且因爲補助金一天減少一天的關係，新辦的學校必然也不會很多了。

此外還有一點，就是公共租界當局決定以總捐及地價稅的百分之二的數目爲教育費，這數目並不是固定的。由這幾年上海的不景氣來看，倒閉的舖子一天多似一天，租不出去的房子地產，一天比一天增加，自然租界上的稅收會減少。稅收減少了，依這個決定自然教育費也要減少，不是更要影響到公共租界的教育前途麼？

我們以曾在華北住過的人的眼光來看，本已對現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教育認爲不滿，若是今後經費再減，教育前途自此更要不好，所以我們以爲公共租界當局對這個問題，應當再考慮一下！

買辦

★★ 是藉外人牟利的人

郭濺東

上海人對於買辦階級，素來重視。因爲他接近外人，而錢很多。北伐成功前，北平人也頗重視買辦，那是因爲他們接近政府，而且可以經手借款，於是在上海，買辦儼然爲商界領袖，在北平買辦更是政界的要人，直到現在，北平的買辦雖已沒落，可是上海則還有相當勢力。但買辦的起源，是怎樣的呢？知道的都不多，所以現在我就來說一下中葡貿易史的一頁，以供留心者參攷。

在世界各國開拓殖民地的始祖，首推葡萄牙人，他們已稱雄於東洋，在十六世紀時葡人與中國人交接始於一五一一年，他們的佔領「瑪拉茲加」，那時候，他們對待當地的中國人遇還優。所以中國人民，頗樂於與葡人交。到了一五一六年葡族柏勒斯特的大艦隊向中國進行，遂與中國的大地相接。那地方就是現在廣東的上川島。自是中葡貿易開始，該地亦遂爲葡人的根據地。對於日本，葡人也以此島爲發展其殖民伎倆的大本營。

一五二一年葡人有安德那得者，對中國態意胡爲，於是中葡間交際，爲之一挫。上川島的中葡貿易，一時也歸於斷絕。其後中國南方海面一帶，海賊橫行，人民苦之，中國當局，無法處置。此中，即有葡人附和其間。中國官方雖力加壓迫，然葡人初不以爲意。仍行貿易，當時不但廣東泉州地方，多葡人蹤跡，即寧波也有了他們從事貿易。

一五四二年寧波地方有葡人八百餘名，被浙江巡撫殺戮，可見當時中葡人士感情之劣。自是以後，葡人雖與海賊斷絕，而海賊的勢力，迄不少衰。且浸淫有犯廣州之勢。中國官憲至是不得不盡反其前日反對之行爲，而求援于葡人。一五五四年，遂准葡人進住澳門之南巴卡我地方，一五五七年，竟許葡人租澳門而與之通商。

中葡人既友善，而我海外僑民落拓異鄉者，更竭力勸葡人與中國聯絡，藉使中葡通商，彼等多可從中得利，彼時關稅制度已行，尤可藉名葡人貿易，得相當之利益，加以當時中國官吏，頗不喜外人通商，葡人亦須華人爲之斡旋，於是此輩執斡旋勞者，一面籠絡中國官吏，一面向外人討好，從中漁利，也就成爲後世買辦的祖先了！

新「三」字經 芳

★現代人物的思想與行爲所遺留下來的事跡都是史料的根據。流芳者可流芳百世；惡者亦遺臭萬年。中國近代史裏，「三」字佔了重要地位。現在就來試舉幾個例吧！

★三等國。

★三巨頭。

★三大亨。

★三原則。

藝術之宮

第十章 試工與宣佈死刑 【一八六】 恨水

記得小的時候，聽人家談故事，說到那鼓兒詞裏的人，全家綁上法場去開刀的時候，就不免替那些人發抖。於今自己脫得根紗不掛，這比把人綁上法場，還要難受得多。怎麼不發抖？可是發抖又怎麼辦？這個乾淨身子，已經讓人家看過了，若是不幹的話，白讓人家糟蹋了一上午，三十塊錢一個月的指望，那就沒有了。現在上了鈎，就怕人家不要，不但不能哆嗦，還得坐的好好兒的，討人家一個歡喜才對。心裏是這樣轉着念頭，就極力的鎭定着肌肉，不願身上再哆嗦。然而心裏只管去極力鎭靜，可是這渾身的肌肉，只管是收縮得抖戰，教人毫無法子應付。不得已，只好緊緊地把牙齒咬着。這樣的忍耐着，也不知道是經過了多少時候，抬起來的那隻左手，停移動了一下。陳先生道：「叫你不要動，你就不要動，爲什麼把手移下來許多？你還是那樣坐着的好。」秀兒被他重聲說着，也不敢抵抗，只得還把手抬着，擱到原地方。到了這時，她才知道，當模特兒的人，不但是脫光了衣服，這一分羞辱，是人受不了的。便是這樣坐好了，動也不許一動，也就整掛得可以。尤其是抬起來的這隻胳臂，扶着後腦勺子，不解這是什麼玩意。酸溜溜，慢慢兒的又聽到遠遠的鐘聲響了幾下。滿堂的學生，都有些走動。那陳先生就對秀兒道：「好啦，你到屏風後邊去休息幾分鐘。」秀兒對那牆角裏一看，屏風還疊着靠在牆上呢。

必每人皆認識本身對於國家的責任然後纔可達到民族復興的目的